

司马紫烟武侠小说作品集

怒马香车

司马紫烟 著

I247.5 / S84 /

I247.5

S84

1

司马紫烟作品集

怒

马

香

车

(上册)



ZL155165

百花文艺出版社

1462

11-58 / 2.0001

精品书联展

紫烟

怒马香车 (上中下)

司马紫烟 著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莫 仁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红星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30

字 数:48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书 号:ISBN7 - 6484 - 0192 - 1/I·574

定 价:60.00 元(上中下)

1-5811

内 容 提 要

少侠武继光奉师命下山护驾“香车”，初试锋芒，自此涉足武林；莫公主感其护卫之恩，怀情难言，馈赠“玉魄剑”，从而引出许多武林怪事……

大江南北、中原各地，不时有“香车”飞驰——所过之处，高手或折戟落马，或武功丧尽，或是抛尸荒野。是武少侠？还是……

这一切又引起武林中人极大恐慌。有人推波助澜，趁机向诸派掌门人发出“拘魂谍”，意在诛绝中原高手，有人联袂抗衡，摒弃前嫌，志欲除暴安良，匡护正义。

武少侠两进大漠魔穴灵迹，三女子塞外、江南千里寻踪。是仇？是爱……

光明顶高手云集，武少侠身陷绝境，论剑台少侠威义并重，众高人幡然省悟，于是……

作家司马紫烟，合艺与德为一体，容情与侠为一处。使你一经接触，欲罢不能。

江湖“侠隐”

——一代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选序

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都知道金古梁三大家，大侠金庸、怪侠古龙、儒侠梁羽生，代表了武侠小说的三大潮流。港台武侠小说家纷坛，有如诸侯割据，独树一帜的名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卧龙生、云中岳、武陵樵子、司马紫烟、李凉，独孤红、秦红等。

司马紫烟先生，另一笔名是司马，原名张祖传，祖籍安徽。一九三五年生，六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一生呕心之作达百余部，其作品之丰，读者之多，只有少数几位作家可与其相比，在武侠小说这一方圣土占有重要一席，在东南亚一带是非常有影响的，名作诸如《天马行空》、《八骏雄飞》、《江湖豪放女》、《杀手新传》、《剑啸西风》、《多情浪子》……又有《刺客列传》、《千树梅花一剑寒》、《大英雄》、《七海游龙》等被摄制成影视佳作；尚有《招魂客栈》等数篇在香港“武侠春秋”、新加坡“星洲日报”连载……

由于种种原因，祖国大陆并未正式出版过司马先生的作品，这并不是说读者没有欣赏过。也许读者曾经兴奋曾经痴迷的某一佳作，正是司马先生的作品，只不过冠上了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子。佳作是会永远流传的，我们拨开重重迷雾，让读者真正认识了司马紫烟，真正欣赏品评名家名作。司马先生可谓“侠”中之隐者！内涵侠之风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任何事物都有生存之道。武侠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通俗而精彩，吸引着各阶层的广大读者。一个幻想的奇妙的广阔的时空，令我们的侠士、令我们的作家、令我们的读者纵横驰骋！刀光剑影，才子佳人；是非黑白、爱恨情仇。司马先生串联他的灵感，大胆设想巧妙构思，让人心潮澎湃、遐思不禁的世界展现开来通俗并不意味着就是白开水一般，司马先生妙语妙思妙笔，每每能表现独特的令人神往的韵味、意境，平白的话语中往往寓以深深的哲理和他为人处世的切身体会。“他知道了一种件事，这世上没有人能扶着他站起来，除了自己。”“怎样活着……”、“心慌的感觉难受。”“聪明人装糊涂则其智，笨人装聪明则反现其愚。”

古龙说，武侠小说写得必定很香艳。多少无奈，多少自嘲。然而这是事实。司马先生深得其中三昧。爱这个世界，赋这个世界以情。风云变幻中，唯有真情永存。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两心相许，两情相悦，温柔缠绵。有情的男女便是一道风景，风光旖旎。风景中的人陶醉，看风景的人神往……司马先生笔下的痴男怨女别具风情。一枝数花，数度春风……

小说，就是构筑一个世界，你愿意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便成功了。司马先生以他的博学多才，以他的无比智慧，帮我们审视着我们生活的世界。

当你累了的时候，看一本司马先生的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宝马香车千里护花	1
第二章	地灵真经无敌神功	39
第三章	腥风血雨风满楼	78
第四章	古邸艳踪飘香影	117
第五章	深闺玉叶初吐芳	156
第六章	十二童子闯剑海	194
第七章	风尘三友赌生死	216
第八章	金头蜈蚣玉牌令	269

第一章 宝马香车 千里护花

夜深沉！

寒风飒飒，侵人肌骨。

天上的星光，忽被一堆乌云掩去，大地刹那间变成一片昏暗！

斯时，在荒道上，突然出现一个人。

他眉清目秀，长衫粉履，气宇不凡，嘴角间除了一丝冷傲的笑容外，眼神中，流露出骇人的光芒！

他略一抬目四顾，肩头一晃，已掠出十数丈远！

他缓缓走到一所巨宅门前，抬头向横匾上看去，那门楼横匾上斗大的“郡主宫”三个金字便映入眼帘。他自言自语道：“对了，就是这家啦……”

突然，背后一个粗暴的声音喝道：

“什么人？深更半夜，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少年猛地一旋身，却见一个浓眉大眼、身着玄色紧衣的庄丁正冷冷地盯着他。于是，拱手陪笑道：

“在下姓武名继光，今天刚到贵地……”

不等他说完，那庄丁又是一声暴喝道：

“这里不准任何人逗留，快滚！”

少年俊眉一掀，脸上倏现怒容，但瞬即又强自压下，带笑问道：

“兄台尊姓大名，凭什么不让人在此逗留？”

“大爷乃是点苍派七绝凤尾鞭丁奉，不让你逗留，便是不让你逗留，你还是快走为妙！”

“假如我不走呢?”

丁奉哈哈狂笑道:

“那简单之极!”

哗啦一声,抖手从腰间抽出一条七尺来长的软鞭来,轻轻一震腕,把它抖得笔直。

少年微微一耸肩,嗤地一笑道:

“凭这点还唬不住人。深更半夜动刀动剑的,不嫌惊世骇俗么?”

丁奉若有所悟,大吼道:“我知道你是什么来历了,明晚二更,大爷在江边候教,你若不去,便是龟孙!”

少年冷峻地一笑道:

“你一定要抖露你那两下子,那就随你的便吧!”

丁奉重重哼了一声,收起软鞭,扬长而去。

少年仍然若无其事,又绕着大宅,慢慢转着,一双眼睛,不时向宅内张望。

蓦然……

迎面又走来一个手摇纸扇的青衫庄丁,向他打量了一番,冷冷地道:“朋友,半夜深更便来探路,不嫌太大胆了点么?”

少年斜睨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心想:“怎么尽遇上一些毫无教养的人?”

青衫庄丁见少年不理不睬,倏地往前一趋身,把他拦住道:

“朋友,招子放亮点,你若想在我白面书生徐子平的面前卖狂,嘿嘿!只怕没有你的好处。”

少年倏地纵声狂笑道:

“又是一位自命不凡的角色,你是不是也要约我去江边较量?”

徐子平白惨惨的脸色倏现一重杀机,折扇呼地张开道:

“朋友,你是哪个门派的?竟敢大胆地向我白面书生挑战?好

吧，明晚三更我等你。”

“少爷武继光，没有门派，来到贵地原有些公干，不料，长沙城里的人，除了打架外，什么都不懂，真是化外之民！”

少年说完，只是摇头，似有无限感慨。

白面书生是衡山派年轻一辈中的杰出人材，祖籍就是长沙，被少年连讽带损，气得浑身发抖，猛地一震腕，纸扇带起一缕急风，径袭少年“气门”、“玄机”二穴。

少年面容一变，脚下轻飘，疾闪三尺。

就在这当儿，突然又一个娇音响起，娇喝道：

“哪来的野小子，深夜在这里撒野，长沙城可由不得你胡来！”

少年眼睛一亮，见又来了一个身穿紫袄、斜背双剑的少女。那少女紧绷着一张粉脸，杏眼满带煞光，只是瞪着他。

这少年自懂事以来，就很少和女孩子打过交道，不禁脸皮一红，嗫嚅道：“在下初来贵地；又没有得罪任何人，是他硬找我的岔儿嘛！”

说着，用手一指白面书生徐子平。

少女瞥了白面书生一眼，露齿一笑道：

“原来是白面书生徐少侠，小妹飞云堡王珍珍。”

白面书生有点受宠若惊，慌忙双手一拱道：“久仰，久仰，飞云堡名震西南，在下仰慕得紧！”

少女撇嘴一笑，又转头对少年喝道：

“你来长沙的目的，不说我也知道，哼！就凭你？……你不是明晚三更和徐少侠有约么？姑娘也有一份。”

少年来长沙，确有一项特殊任务，听王珍珍一语道破，他也会错了意，以为白面书生和王珍珍是对头一方的，不禁热血沸腾，脸上杀机隐隐，一阵狂笑道：

“不论你们来多少人，小爷绝不在乎，再见了！”

双手一抱拳，转身昂头大步扬长而去。

这少年姓武，名继光，是一位风尘游侠的弟子，因他师父万里云烟陆通有一桩关系整个武林劫运的事，须得连夜北上，便把长沙城的千斤重担交付给他。

继光初出江湖，什么都不懂，他师父更没有向他明白交代什么人，什么时候，要来加害郡主宫的千金，因此，一来长沙，便招来了许多误会。

离开郡主宫后，他信步踏进了一家酒楼，独自要了点洒菜，慢慢吃着。

蓦然，一阵扶梯声响，上来了三个长相十分狰狞的江湖汉子。

为首一个，吊睛斜眼，一脸横肉，左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直拖到嘴唇，连嘴唇皮都带去了一大块。

三人一上楼来，便粗犷地连喊道：“小二，拿酒来！”

店小二正和一个客人算账，嘴里却连声答道：“来啦！来啦！这就来啦！”

劈拍一声，刀疤汉子已一掌拍在桌上，暴吼道：“龟儿子，快点嘛！格老子慢吞吞的，你想死啦！”

操的纯粹一口川语。

继光冷眼旁观，心想这三人准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自己重责在身，便不愿多事。

这时，小二早把酒菜端了上来，三个凶汉立即狼吞虎咽，大吃大喝起来，而且不时发出一阵阵粗野无比的狂笑。

其中一个长有一撮鼠须的矮小个子淫邪地笑道：

“听说那妞儿，长得美极啦，得手后，格老子先痛快一阵儿，再说，反正瓢把子，只是为了斩草除根。”

另一个面色阴沉的颀长个子，把肘猛向他一碰，压低嗓音道：

“轻声点好不好？听说老鬼生前很有几个江湖朋友，也许会有

人赶来保镖的，这也说不定呢！”解出校为献时，皆一不脚武松

刀疤汉子纵声狂笑道：去我姓直鳞斗时，翻出，暮光时，皆一

“就算他有人保镖，凭我们川南三杰，还会怕了谁呀？”

一顾长汉子不以为然，道：“咱们兄弟，虽然不会怕了那个，总以小心点为妙。”

继光听后，不由心里一动，立刻倾耳继续听下去。可是，三人只是狂饮大嚼，再不开口说话了。

一天的时间易过，转眼日已西斜，长沙城中已是万家灯火，热闹异常。

武继光悄悄踱到郡主宫的后门一看，只见里面仍是静悄悄的，偌大的一座府第，只有几盏黯淡的灯火，从窗棂射出。

那淡黄色的幽光，显示出这座昔日声威显赫的官府如今已经衰败得如同破庙一般。

凭吊徘徊了一阵，暗忖：“如今时间尚早，谅来不会有事，不如先去江边把昨夜的约会解决之后再回来。”

当下，念动即行，倏地把身法展开，急如星泻地向江畔赶去。

也许他是初次和人约斗，不免神经紧张。谁知到达江畔；只见江流滚滚，呼啸澎湃，却不见半个人影。

略一定神，不禁哑然失笑，时间约的是二更，现在才只刚天黑嘛！他独自在江畔徘徊了一阵，方见一条人影激射而来，远远就喊道：“小子，你可是信人，恕我来迟一步。”

继光见他跑得面红气促，不禁微微一笑道：

“兄台尽管歇息一会再动手不迟。”

凤尾鞭丁奉，猛地一抖手，哗啦长鞭撒出，粗声暴吼道：

“大爷还有事呢，哪有时间和你瞎缠？”

长鞭一抖，“灵蛇出洞”，劈面点到。他人虽粗鲁，内力确不凡，鞭出一股锐风，嘶地射到面门。

继光脚下一滑，铮地长剑出鞘，一溜精芒电闪，身前身后，布起一道银色光幕，当啷，把长鞭直封开去。

丁奉惊喊一声道：“咦？看你不出嘛！”

手腕猛地往回一抖，七绝鞭法施开，一轮的缠、点、卷、打，一口气之内，便攻出七式，劲风虎虎，急疾如飘。

这一仗是武继光出道以来的第一仗，陡见对方攻势如此凶猛凌厉，不禁心里微感着慌，当下谨慎地把师傅剑法施开，一招一式，按规使出，一时竟打了一个平手。

渐渐地，他觉得这般打法不是道理，因为自己一方面马上要接战白面书生和王珍珍，而且，还得赶回郡主宫巡视。

于是，他剑术一变，倏地喊道：“兄台请准备，武某要得罪啦！”

蓦地银芒暴长，只听嘶的一声，凤尾鞭丁奉的玄色紧衣后摆竟被如虹的剑芒削下了一大幅。

惊得丁奉长鞭连舞之下，疾撤八尺，一看下摆，不由满脸通红，汕汕地一拱手道：“兄台剑术果是高明，这场比斗，我输啦……”

一回手，把长鞭卷起，转身往城里狂奔。

继光一剑把丁奉的紧衣削下后，心里很有点后悔，及见丁奉败了之后，并没有普通江湖一般人那种怨毒之词，觉得此人倒不失为一个正直的汉子。

把剑回鞘，刚想歇息一会，骤然一阵飒然风响，白面书生已到了他的面前，纸扇傲然一指道：“你进招吧！打发了大爷还有事呢！”

继光剑眉一剔，冷笑道：

“你就有把握能赢我吗？”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折扇呼地张开，一招二式，疾点继光面门。

继光绝想不到他会突然动手，一惊之下，暴退五尺，白面书生

傲然长笑一声，纸扇车轮般一阵横挥疾点，顷刻之间，又攻出三式八扇。

武继光江湖阅历毫无，一着失去先机，竟被他攻得连连后退，连拍手拔剑的工夫，都腾不出来。

急怒之中，正待出险招，争取先机，蓦然……一条红影，电疾地射到，娇喊道：“徐兄，快走吧！我们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啦！”话落，弓鞋一点，又复向城内疾扑。

白面书生徐子平疾速地一收招，啧啧狞笑道：“好小子，大爷几乎被你骗了，你等着好啦！有天撞在我手里，我不揭你的皮才怪呢！”

折扇一插，也疾速向城中奔去。

继光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他们指的是什么事情，怔了一会，猛然省悟，自己身负重责，怎么胡里胡涂还站在这里呢？

一急之下，身形骤起，也向城内猛扑而去。

到达郡主宫，里面已是一片惨呼暴喝，纵身跃入后墙一看，只见午间酒楼所见的川南三鼠，正凶神恶煞地在和七绝凤尾鞭丁奉、白面书生徐子平、飞云堡王珍珍动手，另有七八个玄衣大汉，正在赶杀护院的家丁，并由后院架出一个宫装少女来。

这宫装少女，虽然身落强暴之手，并没有惊慌畏缩之态，仍然指着那群凶徒，不住地大骂。

继光一见这情状，不禁热血沸腾，大喝一声，纵身扑下，挥剑有若一道长虹，凌空倒卷。只听一阵鬼嚎般的惨呼，两个江湖汉子应声滚到。

他脚尖才着地，蓦地一个回旋，银芒暴射，又向架住少女的两个凶徒卷去，那两个汉子，却是奸狡得很，倏地把少女往前一推，人已翻身，向后跃去。

三鼠继光早防到这点，猛地剑势一收，就势一掌，向前拍出，一声惨嘍之后，又一个凶徒了账。

正在拚斗的三鼠，蓦见平空来了一个少年，勇如狮虎，把几个手下头目打得落花流水，刀疤汉子气得双目凶光闪射。他虎吼一声，一掌把凤尾鞭丁奉劈得口喷鲜血，踉跄后退。

然后双掌一挫，向继光扑去，呼呼，没头没脑，连攻八掌。这刀疤汉子，手上有二三十年的精修功力，掌势有如狂涛，威猛已极。

继光不敢正面攫其锋，长剑一抖，幻起斗大的一团剑花，侧身跨步，疾的一转，嘶嘶，八剑有若一串流星，从侧面攻进。

刀疤汉子不由大吃一惊，疾忙收掌回身，猛然一掌，斜劈而出，他应变固然神速，但因这宗流星剑法快捷、神幻，只听嘶的一声，腋下衣襟竟划破了足有三寸长的一个口子。

刀疤汉子一着失机，更加暴怒起来；掌风虎虎，又迅捷无比地连攻二十余掌。

一场更加凶狠的拚斗，又复展开。那白面书生徐子平和川南三鼠中的老二都是一般的阴沉毒辣，比拚了足有一百多招。

蓦然一声狂吼，吭的一声，白面书生竟被二鼠一判官笔敲中肩膊，踉跄倒退八尺；但二鼠也被白面书生一扇把右耳扇去半只，鲜血淋漓，两败俱伤。

就在这紧张的刹那，陡闻王珍珍一声惊呼，一支长剑，竟被三鼠的锯齿刀一式横扫千钧，砸得直飞到屋脊。

武继光正全力和刀疤汉子争斗之际，惊见二人都遭失败，急怒之下，倏地把流星剑法中的救命三剑施出。

剑气森森中，一阵惨嚎声起，刀疤汉子的一只左臂竟被一剑齐肩削去，鲜血淋漓，漫天飞溅，刀疤汉子不愧凶狠硬汉，猛地伸手把伤口按住，凄厉无比地怒叱道：“今晚老子们认栽，小子，你有种就

报个姓名。”

“小爷武继光！”

“好！老子认得你了，你等着吧！‘川中五鬼’决不会饶恕你……”

话落，纵身上房，带着一串凄厉啸声，晃眼不见。

怔在一旁的凤尾鞭丁奉、白面书生徐子平，一听川中五鬼之名，不禁一丝寒意从脊梁直冒。

只有武继光根本不知川中五鬼是何许人，仍然神色自若，不作理会。

这时，王珍珍已姗姗走到宫装少女面前，执着她的手道：“官主，你受惊啦！小女子王珍珍奉家父飞云堡主之命，特来救援官主。”

丁奉、徐子平也强忍伤势，上前行礼。丁奉道：“在下丁奉，奉点苍三子之命，特来保护姑娘。”

“在下徐子平，奉家师‘衡山一鹤’差遣，来此照拂姑娘。”

只有武继光，皱着眉头，望着满地尸体，一语不发。

宫装少女虽然满面凄容，仍然落落大方地和大家见礼。礼毕，轻轻叹了一口气道：

“这批凶魔，真是万恶无比，将家父杀害于任所后，仍嫌不足，还要来个斩草除根。幸遇诸位前来，不然后果不堪想象。”

突然，武继光远远插嘴道：“姑娘，我们今晚虽然救了你，可是以后呢？”

“是呀！我们只能救你一时，不能永远跟随你左右呀！”

“况且，况且……川中五鬼，也不是我们几人能够抵抗得了的。”

武继光一经提出，大伙儿也跟着一齐乱吼。

宫装少女凄然道：“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了主意。”

王珍珍突然接口道：“你可有什么亲戚投奔？”

“家舅父现在京城，官居吏部尚书。可是，万里迢迢，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唉……”

“我送你去！”

又是武继光的声音，他总共才只说了两句话，但予这宫主印象却是最深刻。她慢慢抬起臻首瞥了他一眼道：“这样行么？”

“这是死里求生的办法，不行也应闯一闯。”他说得斩钉截铁，坚决异常。

白面书生惨惨的脸上，掠过了丝阴阴的诡笑，暗骂道：

“不知死活的呆鸟，只怕未出湘境，便得横尸古道。”

但表面仍然随声附和道：“如此最妙，有这位兄台护送，途中定然万无一失。”

随即手一拱道：“在下因略受微伤，暂时告退。”

话落，纸扇轻摇，纵身跃去。

七绝凤尾鞭丁奉为人毕竟较为热肠，目注继光道：

“目前虽只有这个办法，但川中五鬼绝不好惹，兄台途中还宜小心。在下因身负内伤，无法一同护送，只好失陪了。”

王珍珍也顺水推舟道：“愿你们能早日平安到达京城。”

刹时，三个人都走得无影无踪。

宫装少女不禁跟望继光，露出一丝苦笑。

武继光却是面色凝重，紧咬双唇，默默屹立。半晌，突然开口道：“始娘如果决定要走，就请马上进房收拾。”

蓦然，暗影中，颤巍巍地走出一个老人家来，把手连摇道：

“使不得，使不得，宫主千金之体，怎能轻易往外奔走？”

不若明日差人送信，请京里舅老爷派人来接吧！”

宫装少女一指阶沿横七竖八的死尸道：“你是说让舅老爷来替我收尸？”